

有时心动

苏素 著



傲娇与毒舌的情感攻防战

欢喜冤家·棋逢对手·斗智斗勇·笑料百出

她是他最亲密的爱人 也是他最隐秘的敌人

苏素治愈爱情轻喜剧 陪你甜蜜笑完全场

有时心动

苏素
著

[YOUSHI XINDONG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时心动 / 苏素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15. 11
ISBN 978-7-5500-1551-7

I. ①有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40099号

有时心动

苏素 著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刘云
美术编辑	段文婷
制作	纪辉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编	33000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本	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 8
版次	201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20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1551-7
定价	28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40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【楔子】

二月十四日情人节那天，我收到了一个礼物。

刘水带我去装了一副牙套，最狰狞的那种，我一笑，满嘴“蓬荜生辉”，牙齿勒得又酸又痛。其实我对我的牙一直都是很满意的，小小碎碎，东倒西歪的，一笑感觉傻乎乎的。老妈说，这牙生得好，缺陷美中带福气。

她常常对我说，人要是太完美了可不好，命运从来就是这么小气，你要是完美了，它是会嫉妒的，想要收走一切；但要是你多出点小缺陷，活着就安心多了。

对了，原话是这么说的：“安安呀，你长得像妈妈，漂亮又水灵，智慧不逊你爸，这么完美的孩子，有这么一口歪牙，妈妈就彻底放心了。”

多机智的妈，夸奖自己孩子的时候，把全家都给夸上了。

可是刘水说：“安安，这样不好看，你有水汪汪的大眼，有甜丝丝的小梨涡，有可爱到爆的虎牙，就是牙齿烂得让人受不了，整一整你就是百分百女友。”

我直接回答他我不喜欢整牙。

刘水又劝我说：“安安，你是我的骄傲，所以我总是盼望你是十全十美的。对不起，我只是觉得你戴了牙套会更完美。其实你已经很完美了。”

我的脾气其实很倔，但是听不得软话。这次被他一赞扬又跟着一哀求，我立刻上了套，喜滋滋地跟他去做牙。做完出来以后，见谁笑的时候，刘水都会呵斥我：“安安，闭嘴呀，戴了牙套，笑起来不好看！”

我说话的时候，刘水就会对我说：“安安，求你了别说话，我一看见你牙齿上一颗一颗细小的闪光就不寒而栗，有一种敲掉它的冲动！”

两天以后，我终于明白刘水给我上牙套的目的了。

好家伙，他其实就是想让我彻底沉默吧！

他说：“安安，你得帮着我，你得帮我做一件决定我生死的事情。别说话，闭着嘴，你文静微笑的样子，他应该会很喜欢。哎，别皱眉头，这事只有你能做，因为安安你是独一无二的。安安，你好美！

然后，我心软了。

我想我对刘水绝对是真爱无误了，这么折腾自己的事情我居然也忍下来了。

【PART1】

刘水给我安排了介绍人，他自己坐在餐厅的角落里。

听说来相亲的那位是他最痛恨的同事，那人最近在和刘水竞争一个项目。那人人为下贱又自私，如果这次的项目让他做成功了，估计公司裁员的名单上会有刘水的名字。

他们争斗已久，总是势均力敌，每次两人都意犹未尽地盼望下一次挤跑对方，却又总是险险地共同生存下来。

就在上个月，大BOSS漏出话风说空了一个区域经理的位置，两人的斗争又开始白热化，这时，刘水突然就想起了美人计。

美人计……

我很好奇为什么刘水就这么笃定我能入得了这尊神的法眼。

餐厅寂静，灯光暧昧昏黄，灯光下，我坐得直直的。脸上有轻薄的彩妆，身上穿着很乖的淑女雪纺裙，是据说男人最喜欢但我最讨厌的粉色。头发用一对珍珠夹子，很乖巧地夹在耳朵后面。

刘水一直在角落里对我竖大拇指，示意我很有魅力。我冲他傻乎乎地笑，因为牙齿戴了牙套，一笑显得格外不自然。

刘水一直朝我瞪眼睛，手做鸭嘴状一开一合。突然他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，拼命地弯腰去捡桌下的东西，我齙着牙，一扭头，笑容僵住了。

我看见有一位长相英俊的帅哥微微笑着站在桌对面，他眼睛一眨不眨地正盯着我的牙齿，我一紧张，干笑了一下，嘴唇抖了抖终于给合上了。

“霍安安？”他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，两指夹着一张五寸的照片对着我比照着。我探着身子悄悄地瞄他的手指，他挑了挑眉，突然一探手，将照片送到我的眼下，吓了我一跳：“你怎么越长越矫情啊，一把年纪了还戴着牙套？”

我噎了一下，顺着他的手看去，照片上的我，剪着学生头，粉黛未施，正天真无忧地咧开大嘴笑着，的确是最本真的我。

这是哪位这么看得起我，连我上学时的照片也给透露出去？

“我是段章，跟你相亲的那位！”他自我介绍，顺带脱掉外套，随手拿起我的茶杯喝了一口水，又微微笑了笑，“安安是吧，今年多大了？”

我咽了咽口水，小心翼翼地回答他：“二十三了！”

刘水对我说了，段章一贯喜欢比他小的姑娘，让我瞒三岁。我那个心虚啊，说到“三”字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舌尖给狠狠咬了一口，差点垂下老泪。

段章托腮看着我笑，一边笑一边点头：“嗯，你长得挺老气啊，我都以为你二十五六了！”

这眼光太毒了，我想也不想脱口而出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说完话，我眼睛一扫，发现墙角的刘水脸都绿了。

段章这次真的笑出声了，不再纠结我的年龄问题了，托着腮兴致勃勃地又问我：“安安，你多重啊？”

啊？这个也要回答吗？我纠结了一下，问他：“能保密吗？”说完又觉得不够俏皮，用力一歪脖子，眼睛闪亮亮地问他：“要不你猜呢？”

他“嘿嘿”了两声，学着我的样子突然一歪头，压低声音：“你歪头的时候大小脸更明显了！哎呀，右脸颊的肉垂好长……”

我吓得一个激灵立刻摆正了身姿，伸手拍脸。一抬眼，对面这位早就咧开一口白牙，正对我笑得开心。

他看看我的牙齿，又弯弯嘴角，伸手叫服务员开始点菜，我看着他修长又漂亮的手指在菜单上一个劲儿地点啊点，完全不知道他都点了哪些菜。

“安安能吃素吗？吃素好，能消你的双下巴！”他笑咪咪地

问我。

我愣了，一直伸手捏自己的下巴。这是搞笑吧？我根本没有双下巴，自从脱了婴儿肥以后，我就一直是尖尖的下巴。

段章一直兴致勃勃地挑着眉头看我。我被他看得非常尴尬，很想像我以前那么坦荡荡地一踹凳子跳起来骂对方一顿，但是想一想刘水，我又奇迹般的忍住了。

好在这家上菜的速度超级快，菜一上齐，我就不觉得尴尬了。

不知道段章这家伙是不是食草的，所有的东西都是绿绿的，韭菜、青菜、还有芹菜……居然还有金针菇，都切得长长的，排得整整齐齐。

我肚子确实有些饿，但是碍于装淑女这事儿，只能矜持地拿着筷子等着段章先落筷。

段章看我的动作笑了笑，一下子戳在一撮金针菇上，毫不做作地开始吃起来。我见他吃得很欢快，也放松了下来，开始跟在后面小心地夹菜。每一口都细嚼慢咽，仔细再仔细生怕长长的菜根卡进牙套缝里。

进餐期间，他时常会礼节性地对我笑一笑，我就算再不乐意，也不好意思僵着一张脸来瞪他，索性也停下来朝他笑。

“安安，你牙上有韭菜！”吃了一半，段章突然搁下筷子，笑嘻嘻地看我。

我的脸“刷”一下红了，这该死的牙套总是会带上不少的菜，每次吃完饭都要清理很久。我慌慌张张地拿着镜子出来，咧开嘴巴照，牙齿上干干净净的，一点菜叶也没有。

我顿时了悟，恼羞成怒地放下镜子。

段章瞪大眼睛看我，挑衅地挑了挑眉头，蠢蠢欲动，似乎很期待我发飙的样子。

我恨不得站起来痛骂他一顿就走掉，眼睛一瞄，看见餐厅角落

里的刘水早已经不知道去向，最后一点想要坚持的心也湮灭了。我直接站起来，干脆地朝着桌上丢了饭钱就想走人。

这样的人才我怎么也降不下来呀！这次相亲肯定是完败，你看看对方是多么的藐视我，从进来到现在，他将我的自尊戏耍了一遍又一遍。

他果然又贱格又自私。

我决定宁可用自己的工资养着刘水，也不愿意再扮相亲女来勾引段章上套了。我“哼”了一声，扭头就要走。

段章终于不沉默了，他也跟着站了起来，伸了个懒腰，突然对我说：“安安，你付了饭钱，我怎么也要回请你一场电影呀！”

哈？我请了全餐吗？我一低头，看见桌上两张老人头，又看看一桌子的素食，觉得这一桌菜也用不上两张老人头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冷冷哼了一声，就要抽走其中一张。

段章一掌拍了下来，正巧压在钱币上，我“嗖”的一下，只拉出半截来。

“安安，对不住！我得道歉，今天的确逗你逗得过分了，咱们从头开始聊聊？”他满脸歉意的样子。

我的怒气终于到了临界点，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钱包，当着他的面，从里面抽出一张完整的老人头，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对他咧嘴笑：“不要紧，段先生，您慢慢吃，我先走了！”

我再无恋战之心，拿着包包就要往外走。

段章一把拉住我的手肘，嬉皮笑脸的：“安安，留个电话给我嘛！下次我回请你呀。”

他的样子有点让人牙根痒痒，我终于忍不住，将“妇女之友”晚间热线的电话报给了他，并且装出一副羞涩的样子朝他矜持地笑：“那我，我等你的电话！”

他的眼睛晶亮晶亮的，嘴角抿得紧紧的。

他和我并肩往外走，出门的时候，他抢了我拦下的一辆的士，迅猛地坐进车很激情澎湃地摇下玻璃窗向我招手：“安安，保持联络！今天很开心认识你！”

这个时间段正是换班的时候，想要再招一辆的士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，我终于爆发起来，直接用包砸在他头上了。我听见段章杀猪一样的大叫：“脖子哎，扭住了！”

哼，我掂一掂包，里面沉甸甸的都是钢镚。看着他的窘样，我立刻被气乐了。

【PART2】

刘水来接我的时候，水已经淹没了饭店的第一层台阶。他整个人都湿了，他撑了把伞，一见着我就问：“安安，怎么样，他对你的印象如何？”

我整个人这么狼狈，他却像没有看见一样，我冷哼了一声，不愿意理他。

“安安，有希望吗？”他追着我问。

我心烦得很，一巴掌把他的伞推掉，自己一个人奔进雨里了。刘水跟在我后面追，我跑了一段时间，觉得高跟鞋碍事，一手抓一个，脱下了高跟鞋，赤脚就走在雨里。

走了一段路，又觉得不妥，我直接扭过脸命令刘水：“把你的鞋脱给我穿。”

刘水愣了一下，然后谄媚地脱下鞋来，我瞪了他一眼，穿上他的鞋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公交车站走。

雨慢慢停了，我一扭头看见刘水正在悄悄地擦脸，我的心立刻软了，刚刚我推开他的伞，他也没有自己撑，现在我们俩都成落汤鸡了。

刘水一贯知道我的软肋在哪里，公交车来的时候，车轮溅起

水，激起很大的水花，他就像是最完美的王子一样，一个旋转挡在我的前头，自己彻头彻尾地被水花淋了个遍。

我看他一头污水还笑嘻嘻的样子，伸出手去勾他的臂弯。刘水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，近乎拥抱着将我推上了公交车。

“我跟你讲，安安，你要是不帮我，我真的会被辞退啊！”刘水上了车后，一直弯着腰哀求：“你也看到他是多嚣张无耻了，如果让他得了这一标，他就顺风顺水了，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？”

我想起段章那副耍人于无形的嘴脸，心里陡然生起一股怒气，想了又想，一仰头恶狠狠地瞪刘水：“你自己去列更好的计划，公平地斗过他呀，如果失败了，咽不下这口气，就辞职。不论多久，我都养着你，直到你找到下一份工作！一个男人要像勇士一样斗争，光明正大地去出击去争取，才不会落下他的骄傲！”

说真的，我想好了，万一段章对刘水，刘水败下阵，我不会嫌弃刘水的，最起码我会陪他共进退。

“那我这么多年的努力，不都白费了吗？”刘水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，我看他一个劲儿地扯自己衬衫领口，有些烦躁的样子。

他的眼睛从那一刻开始就一直默默地看向窗外，窗外灰蒙蒙的，公交车开得慢，各种嘈杂的声音混着雨声淋进来。刘水愣了一会儿，又垂下头问我：“你说有没有希望？我就只能指望你了。”

他居然还纠结我能否帮他去偷计划书这个事情，我心里很不愉快，掀起眼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索性扭了头去看窗外。

一直到下车，我们都没有再看彼此。

刘水的性格我知道，属于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落泪

的典型。

我认识他的时候还在上学，他高我一届，被我追的时候，他双眼眨巴眨巴的就跟小鹿斑比一样纯洁，我说话直率点，他还会脸红。

会脸红的男孩子总是容易打动女人的心，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打算好好保护他。

后来处的时间长了才发现，脸红这码事，刘水手到擒来，随便看个周正的妞，他都会脸红上半天。

但是为时已晚，我已经对他千依百顺。任何时候习惯成自然都是可怕的。

“安安，你看人家说话的风韵，走路那个姿势！她还没有你一半漂亮，但是气质超过你那么多那么多！”刘水此刻正捂着嘴巴跟我分享我们正前方的一位美女。

我抠抠牙套，确认里面真的干干净净，才咧开嘴笑了笑：“是呀，姐这么不如你的意，你怎么不用了姐去追人家？”

刘水嘴巴张了张，意识到我余怒未消，干笑着来赔不是：“安安，你还在为上次相亲的事情生气？我拜托那个介绍人去打听段章的意见去了，听说他连拨了好几个电话去了妇女之友热线。他被你耍成那样了，也没有生气，证明人家心里对你有意思！”

贱人，我看他眉眼弯弯讨好我的样子就来气，只有用得着我的时候，他才会如此低声下气。

“所以呢？”我装作不想搭理的样子，微微偏过头。

他自顾自地拍了个巴掌，十分开心地告诉我：“所以，我让介绍人以你的名义约了他，待会儿跟你去看新上映的那部苦情片儿！你不是想看很久了吗？今天我买了情侣包厢，你们好好享受！”

我冷冷哼了一声，有哪家男友这么喜欢给自己的女友找对象？
还真是天方夜谭。

“我不去！”我重申自己的想法，“我不想去，我觉得跟那个什么段章在一起，十万个不舒服！我嫌弃他！”那个段章看我的样子就跟综艺类节目的评委一样，挑衅味十足。我没有自虐的心理，跑去平白无故被人家评头论足。

“不，亲爱的，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到时候谁还有理由说你不好呀？你抿着嘴就可以了！”

得了，这还是让我闭嘴的意思呀。

“宝贝，你不用说话多省力气呀。干吗绷着脸？笑一笑！”刘水伸手来捏我的脸，我一扭头，直接躲开了他的手。

他双手合十作求饶状，眼睛可怜巴巴地看我。

“时间，地点，我穿什么衣服？”我终于还是妥协了。

“好女孩！就该这么朝气蓬勃的！”刘水眉眼弯弯地伸手摸了摸我的头。我的心里泛起了酸。

到了晚间约会时分，据说段章又改了主意了，要愉快地吃饭，不去苦情地流泪。

我犹豫再三，将压箱底的小蕾丝礼服短裙给扒拉出来了，这裙子我一共穿过两回，大学毕业时一次，公司年会一次。裙子腰腹收得贴身，多喝一口水都能让裙子走形。我这样爱吃的人，穿这样的裙子，无疑是一种自虐。

但是它有它的妙处呀，它十分华贵！穿上以后，整个人显得高挑又俏皮。淡粉樱的颜色，让整个人的肤色都提亮了一个白度，束出盈盈一握的腰肢，就算我自己从镜子里看见了，都忍不住想要扶上一扶。

这次的妆我反而化得极淡，长发都披下来，浓密地盖住了背部。

对了，我顺带还在发间别了一枚小巧的碎钻皇冠。

刘水来接我的时候，有短暂的失神，然后十分不自然地笑，语气酸溜溜的：“安安，你跟我约会都没有这么好看过，你平时那样打扮其实就可以了，不必要这么漂亮呀。”

我朝他微笑，我看到他眼睛都直了，心中顿时信心十足。

车子在美食城的门口处停住了，刘水示意我下车。

“好了，安安，我车进不去，你自己进去吧。”他朝我极为谄媚地笑，甚至破天荒地为我打开车门，用手摸了摸我的头。

“肉麻当有趣。”我一扭头，别开他的手。他有一瞬的尴尬，然后甩甩手，朝我干笑了两声。

这个段先生倒是真的有意思，这次约会的地方居然是步行街的大排档。远远的，我一见着他，他就眉眼舒展地朝我挥挥手。

他似乎对之前我给他错误号码一事一点都不介意。

“嗨，安安！”他笑起来其实挺好看的，像个对谁都不设防的大男生，眉眼弯得极为暖人心，唇角的笑纹怎么看怎么真诚：“你今天漂亮极了，幸亏咱们选了大排档。要不然怎么能展示你的孤傲不羁。”

嘿！这是高端嘲讽？我眉头一挑，冷眼看他。

他嬉皮笑脸的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周遭人都穿得如此不入流，只有你穿得如此端庄明艳，这才能显示安安公主你矜持高贵的一面呀。你真是一个善于表现自己的真女子。”他顺手给我拉开椅子，我气呼呼地往下一坐，就看到他“哈哈哈”大笑起来。

我就知道不好！

椅子上面是放着鹌鹑蛋的铁盘，我一屁股坐下去就知道坏了，黄黄的蛋液粘了我一裙子。我僵直着身子怒视段章，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这张椅子你不能坐。大排档的两人桌小，我把暂时涮不到的东西都丢椅子上了……抱歉抱歉，你不会生气吧？”他的表情太无辜了，甚至还很惋惜地看了看那堆稀巴烂的鹌鹑蛋。

我梗着脖子，好半天才从极度愤怒的情绪里恢复过来，想起我这是用美人计呢，怎么也不能像平时那样凶神恶煞的，突然语气就拐了个弯，又温柔兮兮地开口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没有看椅子上有什么就坐下了。”

段章像是看到鬼一样，颇为惊讶地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
这次倒是不嘲讽我了，他“呵呵”干笑了两声，十分无趣地撇嘴：“哎，霍安安哪，你也是蛮拼的，为了相亲成功，能憋气成这样。我还以为你要爆呢！”

相亲成功？我这样的条件需要这么期盼这场相亲？

我抬眉看他。

他像是自觉说错话一样，耸耸肩，脱下外套，勾勾小指头，示意我靠近。见我愣愣地，他索性走过来，一弯腰将衣服作半裙状围在我的腰间了。

“好了，不要让小小的插曲损坏了我们约会的美好心情。”他又像是换了个人一样，殷勤地开始动手涮一些事先准备好的佐菜和肉片。火锅白气腾腾，将他整个人都笼于其中，偶尔他会抬头看我，眉眼带笑的样子，如同闷雷击中我的心。

他的眉眼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，像是很久之前，同我处过一段时间的某位老友一般熟稔。但是仔细一看，他又漂亮得不似我认识的任何一个男子。

我认识的男孩子们，有这么漂亮的存在吗？

“这么专注地看我做什么？你这是要爱上我的眼神吗？”他头也不抬，继续往锅里丢一些东西，嘴角的笑倒似更加顽皮了。

“我们以前见过吗？”我问他。

他突然拍桌笑出声音来：“霍安安，你不要逗我开心，用这么老套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离，保持你的高冷就可以了嘛。”

我顿时有一种无力感，深深觉得就算自己如此拼，估计也完成不了刘水交给我的任务了。

被段章随心所欲的话击中几次以后，我果然陷入了高冷的状态。他涮东西，我夹来就吃，也没有跟他客气，他似乎还挺享受这种为我服务的状态，涮得不亦乐乎。

我们俩吃空的盘子很快堆成一叠，我身上的公主裙立刻绷紧了上来，我想起段章外套还裹在我腰间呢，我索性一咬牙，悄悄把腰侧的拉链给拉开了，这一拉开，立刻海阔天空，胃口又好几分。

几个回合下来，我们酒足饭饱，也没有多余的话，都是一起身，想着往家赶。

“霍安安，这次留个靠谱的号码给我吧。”他送我到公交站台的时候，突然向我伸手，“上次你可坑我不轻哪。不要再骗我了！”

我有些不情愿，但是一想到刘水那双充满乞求的眼睛，立刻心又软了。我从包里抽出便签纸，将自己的号码龙飞凤舞地写给段章。

“好嘞，号码到手！试试真假！”他拨了个号码打我手机上，我手机响起来，他一咧嘴，很开心的样子，伸手晃了晃手。

“好了，正好车到了，咱们手机联系！”他一点也不绅士，车来了也不说陪我等到我要坐的车，直接一伸手将我腰间的衣服给扯下来：“我先走了安安，衣服我带走了。我就这么一件像样的外套，还得带回去好好搓搓，就这么着，咱们回聊。”

哎？等等……

我一回神，顿时想起腰间那敞开着的拉链。刚刚因为裹着他的外套，我把这茬给彻底忘记了，他这么一扯，我整个被曝光了。

站台上好几个青年都指着我的腰忍俊不禁。

我又气又羞，伸手拦下一辆的士钻进去。

车子转弯时，我叫停了司机，因为我看见刘水就在街角转弯的地方站着。彼时已是黄昏，虽有天光，但路灯已亮起，刘水站在一盏路灯下，垂头丧气的，他脚下是一堆烟头。

我跳下车，叫他：“你给我过来！”

我腰间的拉链大开着，我也懒得去拉上了，刘水顺着看下去，看见我腰间拉链开着，十分惊诧，眼睛都瞪圆了：“你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我满不在乎地扯下他的外套，套在我身上，把衣服下摆在腰间打了个结，掩盖住那处，顿时觉得底气又足了：“吃撑了，没法子就偷偷拉开拉链了呗。”

他的表情变得很复杂，有点鄙夷又有点好笑：“我说安安，你今天去的第一个目的是施美人计；第二个目的是扭转上次给段章留下的坏印象，你这么胡吃海喝的，重点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安安，段章这次怎么说的？跟你交流下一步的联系方式吗？”他热切地问我。

我禁不住冷笑。

“有还是没有呀？你说句话！”他还怒上了。

“刘水，你怎么不问问我今天陪着你的对手，陪得委屈不委屈？”我冷笑。

他愣了一下，一下子放低了语气，低声下气地来安抚我：

“安安，我这是太焦急了，只有几周的时间了，只有几周我们就